

国际大奖小说

德国青少年文学奖



幸福来临时

[德] 米亚姆·普莱斯勒 / 著
余蓓青 / 译

新蕾出版社

幸福来临时

【德】米亚姆·普莱斯勒/著
余蓓青/译

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福来临时/(德)普莱斯勒著;余葆青译.
—天津:新蕾出版社,2005.1
(国际大奖小说)
书名原文:Wenn das Glück kommt, muss man ihm einen Stuhl hinstellen
ISBN 7-5307-3474-1
I. 幸…
II. ①普…②余…
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IV. I516.8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4371 号
Wenn das Glück kommt, muss man ihm einen Stuhl hinstellen
Copyright © by Mirjam Pressler
Copyright © 1994 Beltz Verlag, Weinheim und Basel
Programm Beltz & Gelberg
ALL RIGHTS RESERVED
津图登字:02-2004-179

出版发行:新蕾出版社
E-mail: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http://www.newbuds.cn
地 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出 版 人:纪秀荣
电 话:总编办 (022)23332422
发行部 (022)23332676 23332677
传 真: (022)23332422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:77 千字
印 张:6.25
版 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-5 000
定 价:13.50 元

著作权所有,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,违者必究。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电话:(022)23332677 邮编:300051

一辈子的书

梅子涵

亲近文学

一个希望优秀的人，是应该亲近文学的。亲近文学的方式当然就是阅读。阅读那些经典和杰作，在故事和语言间得到和世俗不一样的气息，优雅的心情和感觉在这同时也就滋生出来；还有很多的智慧和见解，是你在受教育的课堂上和别的书里难以如此生动和有趣地看见的。慢慢地，慢慢地，这阅读就使你有了格调，有了不平庸的眼睛。其实谁不知道，十有八九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的，而是当了电脑工程师、建筑设计师……可是亲近文学怎么就是为了要成为文学家，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呢？文学是抚摸所有人的灵魂的，如果真有一种叫作“灵魂”的东西的话。文学是这样的一盏灯，只要你亲近过它，那么不管你是在怎样的境遇里，每天从事怎样的职业和怎样地操持，

是设计房子还是打制家具，它都会无声无息地照亮你，使你可能为一个城市、一个家庭的房间又添置了经典，添置了可以供世代的人去欣赏和享受的美，而不是才过了几年，人们已经在说，哎哟，好难看啵！

谁会不想要这样的一盏灯呢？

阅读优秀

文学是很丰富的，各种各样。但是它又的确分成优秀和平庸。我们哪怕可以活上三百岁，有很充裕的时间，还是有理由只阅读优秀的，而拒绝平庸的。所以一代一代年长的人总是劝说年轻的人：“阅读经典！”这是他们的前人告诉他们的，他们也有了深切的体会，所以再来告诉他们的后代。

这是人类的生命关怀。

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：《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》。诗里说：

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，

他看见最初的东西，他就变成那东西，

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……

如果是早开的紫丁香，那么它会变成这个孩子的

一部分；如果是杂乱的野草，那么它也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。

我们都想看见一个孩子一步步地走进经典里去，走进优秀。

优秀和经典的书，不是只有那些很久年代以前的才是，只是安徒生，只是托尔斯泰，只是鲁迅；当代也有不少。只不过是不知道，所以没有告诉你；你的父母不知道，所以没有告诉你；你的老师可能也不知道，所以也没有告诉你。我们都已经看见了这种“不知道”所造成的阅读的稀少了。我们很焦急，所以我们总是非常热心地对你们说，它们在哪里，是什么书名，在哪儿可以买到。我就好想为你们开一张大书单，可以供你们去寻找、得到。像英国作家斯蒂文生写的那个李利一样，每天快要天黑的时候，他就拿着提灯和梯子走过来，在每一家的门口，把街灯点亮。我们也想当一个点灯的人，让你们在光亮中可以看见，看见那一本本被奇特地写出来的书，夜晚梦见里面的故事，白天的时候也必然想起和流连。一个孩子一天天地向前走去，长大了，很有知识，很有技能，还善良和有诗意，语言斯文……

同样是长大，那会多么不一样！

自己的书

优秀的文学书，也有不同。有很多是写给成年人的，也有专门写给孩子和青少年的。专门为孩子和青少年写文学书，不是从古就有的，而是历史不长。可是已经写出来的足以称得上琳琅和灿烂了。它可以算是这二三百年来我们的文学里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之一，几乎任何一本统计世纪文学成就的大书里都不会忘记写上这一笔，而且写上一个个具体的灿烂书名。

它们是我们自己的书。合乎年纪，合乎趣味，快活地笑或是严肃地思考，都是立在敬重我们生命的角度，不假冒天真，也不故意深刻。

它们是长大的人一生忘记不了的书，长大以后，他们才知道，原来这样的书，这些书里的故事和美妙，在长大之后读的文学书里再难遇见，可是因为他们读过了，所以没有遗憾。他们会这样劝说：“读一读吧，要不会遗憾的。”

我们不要像安徒生写的那棵小枞树，老急着长大，老以为自己已经长大，不理睬照射它的那么温暖的太

阳光和充分的新鲜空气，连飞翔过去的小鸟，和早晨与晚间飘过去的红云也一点儿都不感兴趣，老想着我长大了，我长大了。

“请你跟我们一道享受你的生活吧！”太阳光说。

“请你在自由中享受你新鲜的青春吧！”空气说。

“请你尽情地阅读属于你的年龄的文学书吧！”梅子涵说。

现在的这些“国际大奖小说”就是这样的书。

它们真是非常好，读完了，放进你自己的书架，你永远也不会抽离的。

很多年后，你当父亲、母亲了，你会对儿子、女儿说：“读一读它们，我的孩子！”

你还会当爷爷、奶奶、外公和外婆，你会对孙辈们说：“读一读它们吧，我都珍藏了一辈子了！”

一辈子的书。

目 录

第一章

吃不到时,不要露牙 /001

第二章

宁在天堂五分钟,不在地狱一辈子 /012

第三章

人穷不怕贼惦记 /021

第四章

梦想着宫殿,丢掉了茅舍 /029

第五章

要想宰肥鹅,就得先喂食 /040

第六章

幸福来临时,得给它端把椅子 /048

第七章

思想是黑色,心里就不会明亮 /057

第八章

弯腰捡起银币,就可往兜里揣 /067

第九章

即使是在伊甸园,独自一人也是不幸 /079

第十章

先找到面包,就能找到刀子 /091

第十一章

给奶牛剪毛,给公羊挤奶 /101

第十二章

宁要穷人做朋友,也不要富人做敌人 /113

第十三章

挨打的狗不会舔拿棍子的手 /126

第十四章

鸡在梦想什么? 小米,永远是小米 /138

第十五章

一人抓着奶牛角,另一人可以挤奶 /150

第十六章

上帝长期在等待,以百分比方式付款 /163

第十七章

糖那么甜,还要蜂蜜干什么? /178



吃不到时，不要露牙

还剩俩土豆。它们几乎都发白和发亮了，上面还有黑斑点，但我还是想吃一个，或者俩都要。我小心地伸出一只手。突然，感觉到小腿骨被踹了一下，禁不住眼前一阵发黑，不是因为疼，而是愤怒。但是我控制住了自己，很快地缩回手。“吃不到时，不要露牙”，我想起娄姨妈总是这样说。是杜罗从桌下踢了我一脚，她已经14岁了，比我高很多，和她打架占不到任何便宜，而且明年复活节她就要离开这里，回家去学做裁缝。她端起碗，让这两个土豆滑到她的盘子里，并把剩余的芥末酱全浇上。坐在桌子另一边的英格看到了这一切，她扬起眉毛，轻轻地耸耸肩。

这时，旁桌的乌尔班小姐站起来，开始摇铃。这是把暗黄色的铜铃，上面雕着花，镶着黑木柄，这铃总是放在她的盘子边。受到铃声的提醒，我们的桌子立即安静下来。之后一张桌子接一张桌子都安静了，最后

食堂里鸦雀无声。

“大家注意听，”乌尔班小姐说，“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姑娘两点半到手工大厅，全到！”

蕾娜特缩着身子坐在我旁边，她是唯一住在我们房间但上六年级的女孩。她看起来突然变小了，好像杜罗也踹了她一脚。但蕾娜特永远也不敢碰最后的土豆。

“你不用怕，”我悄悄地对她说，“手工大厅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她只是在那儿和咱们所有的人说点儿事，也许是让咱们去美国远游，在密西西比河上划桦板。”

但蕾娜特并不觉得滑稽，也没笑。也许她从来没读过《哈克贝利·芬历险记》，她的头埋得更深了。我生气和她说话，也为她本人生气。我根本就不想为她做什么，她应该一直闭嘴，我不强迫人，永远不！我的一个警句是：“不要笑还没有微笑过的人。”

今天既不该我擦桌子，也不该我洗碗，所以一点钟以前我就回到了寝室。坐在床上，用手指轻轻抚摩着小腿上的肿块，肯定一会儿就变青。这个胖妞！想脱鞋，却脱不下来。今天上午，讨厌的鞋带又第三次断了，我在上面打了结，现在打结处穿不过鞋眼，只得又

解开。我把鞋带的断头塞到鞋里，然后躺到床上。

我把脸埋在漂亮的红棕色的床罩里，开始想娄姨妈。我一直都只想娄姨妈。还有谁可想呢？有一些让我痛苦和不舒服的想法，我不想要，想赶紧把它们赶走。但思念娄姨妈的想法是美好的，如同乌云中裂开的一道蓝天。在陶努斯，有一次娄姨妈和我看到彩虹，娄姨妈变得高兴起来，为我用波兰语唱了一首歌。我不能全懂，但歌很美。现在，我在自己脑子里哼着那个曲调，没人能听见。

两点半了，伊丽莎白催促道：“快点儿，我们得走了。”

我悄悄地摸了一下床罩，然后起床去手工大厅，手中拿着断鞋带。

手工大厅里满是人，五、六年級的姑娘都到了，有三十多人。她们有的坐在椅子上，有的坐在桌子上，有的甚至坐到窗台上。在行李仓库门旁、靠墙边的桌子上，蹲坐着英格，她向我招手，并用另一只手拍着旁边的地方，示意还有一个空位。

剪裁台上放着三个纸箱，乌尔班小姐把手放在上面，等大家安静下来。

“也许是美国来的爱心包裹，”英格小声说，“想像一下，哈玲卡，是装有巧克力和花生酱的爱心包裹。”

“已经没有爱心包裹了，”我小声答道，“早就没了。”

英格耸耸肩：“也许会发生奇迹，谁知道呢。”

我的警句是：“永远不要寄希望于奇迹发生，即使相信奇迹会发生。”我写下这句话时，是娄姨妈第二次争取做我的监护人，但又没能得到我的时候。她那时是那样自信。她有固定的工作，非常自信地认为能得到对我的监护权。

乌尔班小姐举起一只手，喊道：“安静！大家听着，我有一个美妙的建议！”

英格向我靠近一些并轻声说：“有什么美妙的！她只有愚蠢的建议。”

我想，英格不喜欢乌尔班小姐，她还是相信希尔德加地斯孤儿院的主任毛勒女士，我们俩都在那儿待过。如果谈论喜欢，我更喜欢乌尔班小姐，至少她不经常问“你在想什么”，也不常做搂一下、亲一下的动作。

乌尔班小姐拍了几下手，大家都安静了。她向我们介绍了一个组织，叫“母亲康复协会”，由总统夫人埃

里·豪斯 - 可那普女士在两年前的 1950 年建立。这个豪斯 - 可那普女士我从来没听说过,但好像在广播里听到过特奥多尔·豪斯的名字,但不知道他就是联邦总统。乌尔班小姐说,豪斯 - 可那普女士非常聪明和善良,是一个好人,我们应该为母亲康复协会去募集捐款,让可怜的患病母亲们康复,让豪斯 - 可那普女士高兴。

“什么叫康复协会?”英格问道。

乌尔班小姐解释说,康复协会就是让人变得健康的地方。我知道这么个地方,而且我还在那儿住过半年,那叫疗养院。每天可以喝很多牛奶,面包上抹着厚厚的黄油,午饭后穿得暖暖地在露天躺椅上躺几个小时,天冷时也得这样。我不喜欢这种地方,在那里除了汉内洛雷外,我谁也不认识,但她很快就死了,那时娄姨妈也只能每月来看我一次。但在疗养院里,我康复了,这一点儿也不奇怪,喝了那么多牛奶怎能不康复呢。豪斯 - 可那普女士怎么会有双姓?她两年前建立这个机构时,我刚到希尔德加地斯孤儿院,在去年复活节后才和以前的同伴换到现在这家孤儿院,没有人知道我在孤儿院还要待多长时间。如果幸运的话,娄姨

妈找个男人嫁了，我就可以跟着她住，否则还得再待几年。真不愿想这事，不能想像，也不愿想像。

我的目光越过苏珊娜、克劳蒂亚和五年级新同学的头顶，他们的脸庞背对着外面明亮的光线，让人看不清他们的脸。我只看到窗外暗淡和模糊的村庄，村庄上面是蓝色的天空，飘着几片白云，还有校园里巨大的栗子树的树梢。

“母亲们应该独自去疗养院，不带孩子，这样可以不承担责任。”乌尔班小姐说，“因为有多多个孩子的母亲负担都很重，必须做很多工作。”

“她可没为我们的母亲建这玩意儿。”五年级的新同学说，“她不是为我们的母亲建的。”

“闭嘴！”苏珊娜大声说。她母亲已经不在。

“你们的母亲有些不同。”乌尔班小姐说，“但如果想像一下，五个孩子的母亲从早到晚整天干活，为孩子做饭洗衣，她需要休息才不会被累垮。”

我想像不出整天做饭洗衣的母亲，更别说从早到晚干活了。我认识的母亲不多，也不认识这样的母亲。就拿我母亲来说，最好别认识。“闭嘴！”只要我一说这话，娄姨妈就骂，“你母亲承受了许多不幸，再也坚持

不住了。”但姜姨妈永远也不说这些不幸到底是什么。“既然我母亲承受了那么多不幸，但为什么她还那么粗野呢？”有一次我问道。姜姨妈把我搂到怀里抚摩着，她也哭了，然后说：“哈玲卡，你的母亲心灵有创伤。打击不仅仅是身体表面的，有时会很深，会伤到心灵，就像经历过可怕和残酷的人，自己就可能变得可怕和残酷，不会自动变成更好的人了。”更多的姜姨妈不想说。

我曾经思考过很久，不敢肯定姜姨妈说得是否正确，可能她是对的，因为至少她是成年人，而我不是。但现在我已有自己的想法了，经过仔细思考，我发现这种说法反过来更正确：经历过心灵打击的人，就不该再伤害别人。

“谁自己生了五个孩子，谁就活该受罪，”英格狠毒地说，“我不会要孩子的。”

我不知道是否会要孩子，如果要，两个就够了。我母亲只有我一个，从来没有整天干活。她在干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也与我无关，现在更是如此。我在她那里时，她也很少为我做饭。救济机构的女士也这么说：“她从不照料孩子，她让孩子堕落，必须夺走她的监护权。”